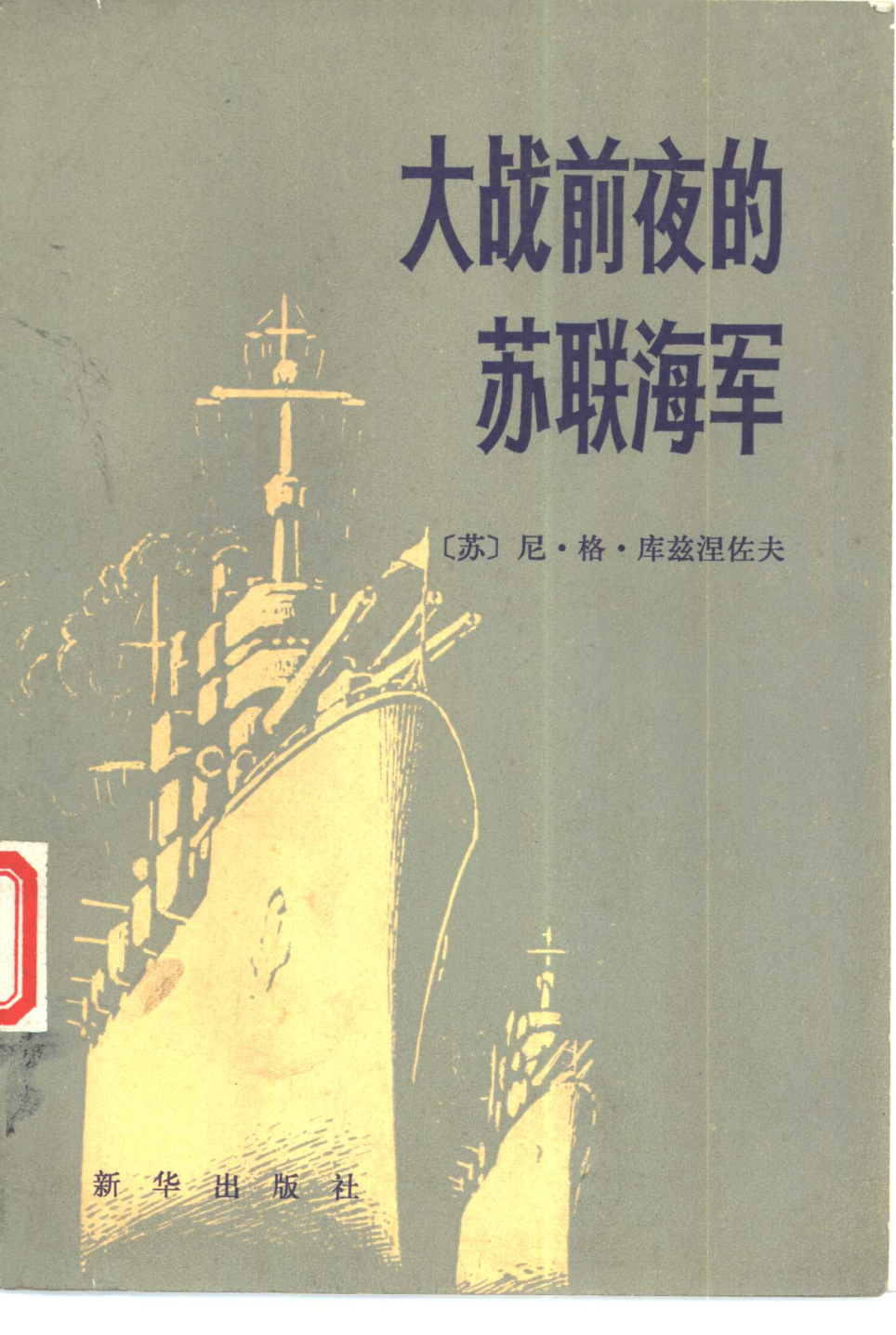


大战前夜的 苏联海军

〔苏〕尼·格·库兹涅佐夫



新 华 出 版 社

大战前夜的苏联海军

——尼·格·库兹涅佐夫回忆录

(原名《前夜》)

万启智 閤凡路 俞浚民 译

新华出版社

大战前夜的苏联海军
——尼·格·库兹涅佐夫回忆录
万启智 闵凡路 俞浚民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³/₄印张 250,000字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13 定价：0.95元

译 者 的 话

《大战前夜的苏联海军》(原名《前夜》),是苏联海军元帅尼·格·库兹涅佐夫写的军事回忆录。这本书记述了作者从苏维埃国家诞生到苏德战争爆发这一历史时期的经历。

作者于1919年17岁时参加海军,从一个普通水兵,逐步升为大副、舰长、太平洋舰队司令,直到卫国战争前夕被提升为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即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他继续担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因而,他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苏联海军从初创到发展壮大的历程。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苏联海军初创的艰难,描写了海员丰富多彩的生活,介绍了他作为苏联海军总顾问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活动,着重记述了他任海军总司令后苏联海军的发展和备战情况。他同斯大林、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铁木辛哥等均有接触,回忆录介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评介了这些领导人的性格和特点。作者较详细地回忆了大战前夜的形势和气氛,以及苏联对战争的准备情况。

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些严峻年代的历史,了解苏联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动资料。

为节省篇幅,翻译时作了一些删节。

译 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我为什么要动笔写书	(1)
当海军去!	(5)
理想正在实现	(5)
为纪念列宁而征收的党员	(10)
军舰等待着我们	(16)
对未来充满信心	(23)
起步艰难	(28)
国家礼炮	(33)
海军司令	(37)
告别晚餐	(48)
“海湾还是海峡?”	(54)
令人不安的职务	(67)
巡洋舰舰长	(81)
为了“第一次齐射”	(93)
在政府委员的旗帜下	(97)
水兵式的舰队司令	(109)
我们的力量在增长	(111)
俄国同志	(122)
长途旅行	(122)

卡塔黑纳	(141)
北进	(143)
“Y” 在途中	(153)
我们的同志	(162)
平日和节日	(173)
海战	(176)
太平洋	(190)
去东方的旅程	(190)
在新的海域	(200)
与勃柳赫尔相逢	(211)
哈桑事件	(221)
一级战备	(239)
意外的任命	(239)
欧洲爆发战争	(259)
海洋上的炮火	(274)
走向广阔的海洋	(276)
外交家	(310)
高水平的组织——胜利的关键	(317)
风雨临近	(338)
战备意味着什么	(356)
边境附近的敌人	(372)
最后的日子	(372)
6月21日之夜	(375)
国家投入战斗	(393)

我为什么要动笔写书

在寻求称心如意的事业方面，我没有改换过职业。我的全部生活都同苏联海军连在一起。早在少年时代，我作了一次选择，后来从来没有为此感到惋惜。

在我17岁那年，国内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我志愿参加了海军。从那时起，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我亲身目睹，在二十年代，在国内战争中我国海军损失了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专家，海军经历了紧张的初创时期。实质上，我们不得不从海上服役的初步知识学起。苏维埃海军的成长、壮大，我都历历在目。我们卓越的海军干部——指挥官、工程师和水兵也随之成长壮大。我同许多人肩并肩地在军舰上服役。同他们苦乐共享。要知道，在军舰上服役，这可不轻松的劳动呵。

我在海军服役的年代遇见过不少有趣的人。一些人身居普通岗位，另一些人指挥过编队和舰队，而某些人则主管过国家事务。我就是想讲一讲所有这些人，讲一讲所经历的一切。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我写的是伟大卫国战争之前的那

个时期。

有些事件在记忆中是不可磨灭的。就是现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1941年6月21日那个悲剧性的夜晚。就在这之前两天，我们海军进入了更高的战斗准备状态。

献身于军队的人自然经常想到战争。在和平时期，当战争威胁还很遥远、国际纷争的乌云还没有笼罩地平线的时候，这些想法带有相当抽象的——我甚至认为——理论的性质。但是，当战争威胁成为现实并且临近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变成具体的决定和行动。

人们说，许多事情取决于人所处的地位。当我在北德维纳区舰队当红海军战士的时候，实质上要求我的只是准备执行舰长的命令，仅此而已。可是当我从学校毕业，自己也成了炮组指挥，而后又成为大副的时候，我关心的就是另外的事了。但是，关于未来战争的想法在当时还是很一般性的。在海军学院毕业以后，我开始指挥大军舰。这时，只是在队列中紧握自己的武器，在接到命令时善于准确的射击，已远远不够了。必须仔细考虑整个海域的形势，明确地设想整个舰队范围内各种可能的战斗行动。

生活作了这样的安排，我的职责范围和管辖的事务，恰恰在最不平静的战前年代扩大了。我参加了西班牙的内战，在那里担任苏联海军武官和海军总顾问。哈桑战事时我指挥太平洋舰队。1939年，我得到去莫斯科工作的任命，海军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担在了我的肩上。大家知道，当时的局

势要求重视法西斯德国对我国进行直接军事进犯的危险。

过去的经验照亮着今天和未来。我认为，今天的国际局势令人想起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代：西方军费不断增长，武装部队人数不断增加，生产力的大部分用于制造毁灭性和破坏性武器。近几十年的伟大科学发明——原子能、电子学、火箭技术及许多其他发明——本来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遗憾的是，都被用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侵略性的集团产生了。德国复仇主义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获得火箭核武器。新的大战，如果帝国主义挑起的话，将完全不会象前两次那样发展。新式武器——大规模毁灭性和立即见效的武器将确定未来战斗的性质。这些战斗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是不可比拟的，它将一下子席卷地球的大片地区，不仅是前线，也包括后方。军事理论家在思考未来战争的时候，认为不仅战争的头几天，甚至是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分钟，都有巨大作用。

因此，上次战争初期阶段失利的教训今天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其英雄主义和忘我精神，以难于置信的紧张和极大的牺牲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从而把人类从法西斯奴役的威胁下拯救出来。今天，苏联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用巨大的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火焰。

我所写的战前时期和战争初期，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装冲突的一个阶段。我的回忆录不是对战前时期的详尽分

析，甚至也不是历史的概述，而仅仅是一般人的思考。如果这些回忆能唤起读者更深刻地思考那些年代的事件，那么我认为我的劳动就没有白费。

在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后，我收到很多信。写信的有过去的同事和不久前参加海军的青年军官，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代表，大学生和中学生。我认为人们对这本书的广泛兴趣，是由于人民对海军、对海员的热爱，是由于希望更多地了解我国人民经历伟大卫国战争严重考验的详情。

信的作者们给了我很多提醒，帮助消除个别不准确的地方，告诉一些新的有趣事实。请原谅我，读者提醒我的许多珍贵资料，没有列入《前夜》的第二版。这些材料将在写作回忆录第二部时使用。

借此机会，谨衷心感谢如此关心我的拙作的一切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

作 者

当海军去！

理想正在实现

1919年秋天，一个来自荒僻乡村麦德维德卡——它座落在流入北德维纳河的小河乌赫托姆卡的岸边——的小伙子到科特拉斯去找工作。路上结识了一批海员，后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

于是，我就成了北德维纳区舰队的志愿兵。没有打过很多仗，因为到春天，苏维埃军队便把阿尔汉格尔斯克从干涉者手中解放出来。完成了自己任务的区舰队被解散了，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水兵仍留下来继续服役。

我还记得，前射手阿拉宴带领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大街上列队行进，教我唱老的海军歌曲。“船柱船槓折断，舰桥甲板打穿……”我们唱着，起劲的唱出每一个字，然而并没有立即理解它的意义。

队列训练的6个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被派往列宁格勒。当时，为进入海军学校的学员开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把我分到最低的一期。我的学历是教会学校三年级，指望得

到更多的教育也是不可能的。

人近暮年，总是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青年时代，那时精力旺盛，干什么都劲头十足，那时你和你周围发生的事显得特别有趣，而明天预示着更加美好。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学员的年代是值得怀念的。

1922年底，我从预备学校转入海军学校（就在那一年，第一期青年红军指挥官毕业）。

就这样，我的理想——把自己的命运永远同海军连在一起——变成了现实。前海军大楼的黄颜色楼房成了我的家。我们不是一下子就习惯于我们这个新住所的。你自己想一想吧，在寝室的床背上，还明显的可以看到用白漆小心涂抹过的侯爵和男爵的爵位。如今，来到这里的不是世袭名门利文男爵们的子孙，而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甚至教科书还保留着过去的主人的名字。在某些书上还留有俄国著名海军统帅，如格·伊·布塔科夫的孙子或重孙的亲笔题名。这是很荣幸的。可是，有人拿到有高尔察克题词的航海教科书。还记得，我们曾猜测，这是否就是二月革命期间指挥过黑海舰队、后来在国内战争年代却成了年轻苏维埃共和国十恶不赦的敌人的高尔察克将军？

然而，发给我们的笔记本却是全新的，封面上还印着杰·别德内的诗句：

……他年纪轻轻但口齿锋利，
必要时能给敌人以应有还击，
英国威胁着我们，这毫不新奇，

学习吧，海员们，准备杀敌……

在那些年代里，凯尔逊勋爵在他的照会中的确威胁过苏维埃共和国，杰米扬·别德内使用这个题目给红海军写了一首诗。

学校里学员不太多，我们年级将近 100 人。大多数房间是空着的。我们去吃午饭时，只占用了革命大厅的一半。在这个大厅里，有时举行全彼得格勒党组织大会。每逢星期一举办有著名演员参加演出的音乐会。“人们为了金属而死亡……”沙利雅宾的男低音不止一次在那里回响。

革命大厅里举行过绘画展览，那里搜集了俄国海景画家极珍贵的作品。我们长久地伫立在艾瓦左夫斯基和鲍果留鲍夫的油画前，油画《乔斯马》、《纳瓦林》、《阿方之战》、《西诺普》，都是描写俄国海军往昔的荣誉的。

应当直言不讳地说，历史题材的彩色绘画在教育青年一代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学校有自己的博物馆。在它的10个展室中陈列着各种军舰的模型，从划子船到最新的舰船。海军史和水雷专业教师格罗斯曼就利用博物馆讲课。这位经验丰富、迷恋自己职业的老水雷手有一个缺点，就是在讲水雷专业课时，一定要转而讲讲他自己的身世。因而人们嘲笑他说：“现在是上水雷课，还是上格罗斯曼史”。

后来，海军博物馆迁到前证券交易所大楼（现在还在那里），所有军舰模型又都搬到那里去了。

在那些年代，我们学校的领导人主要是过去沙皇海军的

军官。除极少数人以外，他们都表现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他们诚实地、忘我地进行工作。

校长起初是叶·弗·文捷尔。他非常热爱队列训练，乐意带领我们参加所有的检阅活动。但是，他那矮小的个子同第一连体格匀称的学员不大协调，这使文捷尔感到不快。

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才干的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工作很久，患了重病，去世了。我们年轻人因而没能更进一步了解他。我很熟悉他的弟弟鲍·弗·文捷尔，他在海军学校系统工作了许多年。他在海军里是有名望的，是在消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破坏活动中有卓越表现的英雄。鲍里斯·弗兰采维奇在清除定时炸弹时，失去了几个手指。

在叶·弗·文捷尔死后，校长是尼·亚·鲍洛戈夫。他也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就把自己的生命同党连在一起的老军官。鲍洛戈夫在学校当了几年领导，给人留下良好的记忆。

学校副校长是一个叫舒利金的人。在沙皇时代，他属于特殊的世袭贵族，但是命运驱使他给未来的红军指挥官讲授领航课。至今我还记得他高高的、军人姿式的身影。舒利金言语不多，极为严格、认真，喜欢班级里有秩序并为之忘我的工作。值日生最小的疏忽也使他恼怒。他进入课堂，一般不坐下，而是马上讲课。如果他叫谁到黑板前面来，他可没有帮助人的习惯；如果学员不会答，他便冷淡地说：“坐下”并给记2分。

学校教学部主任、沙皇海军有经验的老领航员米·米·别兹皮亚托夫在多年服役期间给海军输入了多少指挥官呵！

他在年轻时代腿就受了伤，不得不到岸上工作。他教我们天文学和航海学。他住在学校。从清晨到深夜，都能在教室里看到他。

别兹皮亚托夫对教师和学员一样严格。有时，他召集教学委员会，斥责他们对班级要求不高。问题在于，某些教师在那些年代里不敢给前海员、国内战争的英雄们留下不愉快的事——打2分。是什么支配他们？我不知道。或许是对英雄功绩的尊重。无论如何，教师都力图勉强给打3分。但是别兹皮亚托夫却具有铁石心肠。有一次，在教学委员会上——我作为学员代表出席了会议——别兹皮亚托夫开始说：

——先生们！——甚至在1924年他对大家还这样称呼。
——40带40个减号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我也不明白，3带3个减号是什么。”

原来，数学老师列麦尔特给某个人3分还附带有3个“减号”。即便在心肠最软的列麦尔特看来，这个学员也只能得2分。但是教员下这个评语勇气不够。于是来了个宽容的解决办法，对他的答题给3分带3个减号。

我曾经有机会到过别兹皮亚托夫的住处。是某种特殊的情况使我结识了这个家庭。有一次我休假归来，发现在学校院内跌倒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我扶她站起来，并把她送到家门口。这是别兹皮亚托夫的妻子。别兹皮亚托夫匆忙地向我道了谢，便殷勤地照顾夫人去了。第二天早晨，好象是对昨天的冷淡表示歉意似的，他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后来，别兹皮亚托夫一家邀我去作客。在他们家里我有点拘束。他们拿出照像册，里面保存着某些我不熟悉的身穿制服、佩戴着肩章和带穗肩章的旧海军军官的照片。主人还指给我看他呆过的军舰。

很遗憾，别兹皮亚托夫在我们班级没有教多久。

为纪念列宁而征收的党员

常常会有一些事件，突然地一下子破坏了生活的常规。在短促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人们的感受比几年还要多。对于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逝世就是这样的事件。

就是现在，过了40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阴沉冬天的傍晚。一天的课程结束了。走廊里和各连的房间人声喧嚷。一些人利用这自由活动时间愉快地交谈着，另一些人坐在高高的课桌旁，要准备明天的课程。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准备“上岸”。尽管我们学校座落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但是我们这些未来的舰长，却喜欢使用海上用语。

我们匆忙地擦净并熨平制服，使之焕然一新。值日的教官很严格。服装上哪怕有一点不合适，那就别想上岸。

每逢这种时刻，我们心情总是激动的。我们猜想着这个夜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相互开着玩笑，回忆着逗笑的故事。无忧无虑的青年的笑声此起彼伏。

突然，这个消息是如此令人震惊和可怕。列宁逝世了！

任何人都没有召集我们，没有命令我们列队。什么也没有正式宣布，然而所有的人都已知道，这是真的，这件事发生了。

一分钟前还占据着我们的一切，立刻跑得无影无踪，失去意义了。我们忘掉了休假，忘掉了功课。课桌上放着打开的书，未做完的习题，没写完句子的笔记本……

我们很想聚在一起，我们仿佛彼此紧靠着。成群的人聚在一块，轻声地说着话。甚至通常的钟声也变得轻微，显得低沉。学员的队伍放轻脚步，几乎是无声地通过长长的回声很响的走廊。

所有的谈话，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我们失去的那人的身上……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见过伊里奇，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许，在这一分钟以前，我们甚至还不大清楚，他对我们，对人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点，也不可能马上弄懂：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围绕着列宁的名字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多赞颂的话。他的确伟大，也的确质朴。人们纯朴地称他为“列宁同志”，有时叫“伊里奇”。他是革命的象征，是革命胜利的象征，是人民未来的象征。他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变成孤儿。每个人都有一种突然失去父亲的人所常有的那种感觉。你在困难的时候总要去请教他，因为他知道怎样做。他不在了，新的重任就落在你的肩上。

第二天我们得知，将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海军分队随同彼